



广场 生死观

疾病王国（五）

疾病王国：妈妈的手

我从来都没有问，妈妈要的是什么。自我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后，原本属于她的这一切都被挤走。我，才是那个自私鬼，抢走一切，而后又想一走了之的人。

钟玉玲 | 2018-08-11



图：许思慧 / 端传媒

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望着窗外斜阳打在墙上的阴影，快要到下午四点了。每天下午四点到四点半都是家属探病的时间。每次妈妈都会提早来，在门外等着换防护衣、换无菌鞋进来。尽管只有短短半个小时，但每天也只有这个时间，能见到熟悉的人，我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妈妈每次总是忙着帮我擦身按摩、聊天梳头，畅想着在我出院之后要做很多好吃的饭菜，还有我最爱吃的卤鸡翅膀。身体对食物的渴望和想像，支撑着我熬过无数过饥饿的日子，有多少个夜晚我是数着食物入睡的：烧卖、肠粉、凤爪、蛋挞、萝卜糕.....

今天妈妈一如既往地来看我，还煲了一些汤让护士帮我打进去。气管插了管的我只靠胃管鼻饲进食，当然也说不出话来，平时只能用纸笔来交流。想说的太多，能写的太少，时间一溜就走了。快要到四点半了，妈妈快要被赶走了。突然想起来，要让妈妈明天带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我不知道在坚持什么，一直不肯剪去那头讨厌的长发。长期躺在床上头发很容易会乱，而且出汗之后很快就有臭味。赶紧抓起笔写，纸都写满了。怎么办？我只能比划着告诉妈妈我要梳子。

橡皮筋？发夹？剪头发？洗头发？

妈妈那双疲惫得布满血丝的眼珠，迷惘又焦躁地猜着我出的谜语。

不是！不是！都不是！

我在心中大声地喊着。妈妈你怎么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情急之下，妈妈让我写在她的手心上。我抓着圆珠笔，一笔一划使劲地写在她的手心上。

梳子！

写的时候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妈妈的手在抖。我把妈妈弄痛了。她强忍着痛和我道别说，说明天会把梳子带来。妈妈一转身，我就哭了。眼泪一直在流，好像一个关不住的水龙头，

生病以来所有压抑的委屈在一瞬间破闸而出。脑海中不断回想自生病以来发生的事。

青春期的我，更年期的妈妈

身边第一个知道我患病的人是妈妈。

一开始我甚至没有告诉她我的想法，只是想一个人一边生活一边治疗。但病情发展之迅速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像和控制。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妈妈亦并非草木，当我日渐躲在人为的压缩空间时，她已经察觉到一些异样了。于是，她和全世界所有的妈妈那样，请我去最喜欢的餐厅吃饭，用十足的把握撬开我的嘴。当她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开始忍不住流下眼泪。疾病带来的痛苦，压缩空间的孤独，对未来的不确定，身体的失控，一直以来苦苦维持的平静被恣意打破。我记不起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但我的嘴巴一直都是咸咸的。

疾病，不但打击了我，同时对妈妈也带来很大的冲击。尽管她一直没有表现出来，但我相信她比我更难接受这个事实。自从离婚之后，妈妈一直非常关注我的成长，她竭力要为我提供良好的教育，将我培养成一个能干的人。我很了解她的期待，也很乐于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对学习一直抱有热情，在阅读和学习中找到一份自由的愉悦。不要误会，我绝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呆瓜，我只是很享受读书的感觉。后来，我也顺理成章上了大学，妈妈一直都满意。对于毕业，我也很期待，这意味着我可以开展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的，青春期的我遇见更年期的妈妈，两人之间总是弥漫着一阵女性的荷尔蒙对抗气味。虽然我们之间并无出现任何激烈的冲突，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直想要挣脱妈妈的羽翼，她的爱，强烈到一个不容挑战的地步，她总想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我的世界里。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地和妈妈疏远了，不再和她分享生活的种种，不再和她谈天说地。我总认为妈妈不了解我那颗想飞的心。

世事往往不如人愿，我病了。生病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它连我对未来的期许也一并带走了。我的自由，我的未来，成为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散落一地，倒影出扭曲的远方。也是妈妈强行从压缩的空间中把我抢救出来的。她怎么会忍心看着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作品被毁于一旦。每次看医生，她总是沉痛又骄傲地告诉医生，自己的女儿如何优秀，这样被疾

病折磨是多么悲惨的事，请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治好。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很难为情，我不认为生命会因为人的成就而有任何差异，我的生命不比谁的更高贵。可在妈妈眼中，我就是最特别的一个。

母亲与女儿

母亲与女儿，是女性在社会中永远难以逃脱的社会角色。无论女性主义者如何高呼告别母性神话，女人的这两个身份将在一生中交织。母亲在女儿人生中烙下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开始意识到，脱离母亲并不是实现我个人成长的道路，一直以来我都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我并不了解妈妈。她的故事，她的情感，她的梦想，我都不了解。我从来都没有问，妈妈要的是什么。自我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后，原本属于她的这一切都被挤走。我，才是那个自私鬼，抢走一切，而后又想一走了之的人。

在断裂的传统和现代之下，我们被灌输一种向往独立、自由、漂泊生活的价值观，摆脱父母、远走他乡似乎是每一个青年摒除落后、创造新潮的成长必经之路，追寻自我才是时代的关键字，而忠于家庭成为一种“愚孝”的表现。于是，我们只能留下父母停在原地，望眼欲穿。但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一种爱，是不需要解释，也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第二天，妈妈探病的时候把梳子带来了。她仔细的帮我梳头，把打结的乱发慢慢理顺。她的手碰到了我的脸，像是一张砂纸一样刮在脸上。我认真地看着妈妈的手。别人总是说妈妈长得很年轻。脸可以骗人，但手不会。我妈妈的手，就是一双劳动者的手，为了我，为了生活，日夜操劳。岁月在她的手上留下最真实的痕迹。妈妈，真的老了。

我忍着眼泪，拿出纸来，给妈妈写了三个字：对不起。

妈妈却说：“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是我的女儿啊！”

我是妈妈的女儿。我是妈妈的一部分。

即使世界没有了，我还有妈妈，妈妈还有我。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疾病王国序章：我背后拖着长长的阴影，因为我站在阳光之下

我试图实践桑塔格的箴言，用“他者”的角度对身体作一次自省式田野调查；对自身疾病的民族志描写，也是我反思生命意义的途径。

疾病王国：永远走在康复路上的西西弗斯

人从健康王国放逐到疾病王国的时候，身上就带着疾病的枷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相对于疼痛的折磨，让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无期徒刑。

疾病王国：荒废的身体知觉

既然人居住在身体当中，通过训练来调整知觉行动，即使你把身体只当做是工具，那么改善这个工具也必定能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疾病王国：在病榻上，我重获了我的感官知觉

现代生活中过于丰富的感官刺激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生活的色彩。反而是在住院经历了感官饥饿，重新开启我的感官知觉，用身体去探索这个新的国度。

疾病王国：都病成这样了，头发还重要吗？

我知道大家都肯定在想，都这份儿上了，好不好看还重要吗？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何种坚持，直到出院，我也没有把头发剪短，一直躺在自己油臭的头发上过日子。